

蔚蓝色的沉默和等待写遍天空
雄鹰俯冲滑翔
迎接高原的隆升

雪山和冰川

为巅峰拟出修辞
森林和草原
把辽阔重新定义

虔诚的膜拜紧贴地平线飞翔

坚定的信念校正仰望的方向

岂敢止步啊解冻的江河
明眸般的湖泊，闪过道道鞭影，清激和深邃
布下隐秘的线索

每一场雨，都不是意外

一段旋律
早早刻入了生命
怕听见的人伤怀
雨匆匆掉落窗台

在雨中
有扇窗一直没打开
两个世界
透明又安静

相遇却不打扰
在雨中 不止一次
伞不小心触碰了伞

不声不响
日子竟添了留白
多想就这样
空着 想着 怅惘着
念着 盼着 茫然着

可一念间
那么多人
已渐行渐远
人群中
那张脸
只能藏进
时光的胶卷

别再给往事打伞
淋淋雨也好
让它们发黄泛白
让它们在天意中起伏
命中注定 每一场雨
都不是意外

去看一棵树

有些事
终究无法释怀
有些人
早已铭心刻骨
譬如你

当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整个夜晚
唯有孤独
送来一条皮筏
牢牢抓住
思念的堤坝

关于远方
关于你
和许多来不及想象的日子
已在时空中
按下命运的暂停键

我一时看不清
回眸处
那若隐若现的
是否就是你说过的那岸

而我并不想寻找
可以停靠的港湾
我只想去一棵树下
树下 梦想中的鲜花
和飘飞的枯叶
皆是生命的灿烂

听茶

在老房子
要了一盏清代的茶
水碰响着水
又匆匆折叠

一盏茶的功夫
淋湿的
全是雨
木门外
旧意象
绵绵落了一地

手中端着过往
茶具和手
反复调情
一次次
这房子
还是房子

看见
雨中有茶
我端坐在水底
终有一日
日子完全是茶
是你也是我

神话与预言

陈思俊

所有的峰岭都是喷涌而出的岩浆
所有的河流都是奔腾而下的热泪

没有征兆和预感，如同
没有情节和故事。特提古斯海
来不及呻吟，已被颠覆
原动力来自地球内部，所有的
能量和物质都忙于交换
被割除的只是一片多余的包皮

第三极横空出世！看哪，天男地女
成为神话和图腾，成为一个动词

蔚蓝色的沉默和等待写遍天空
雄鹰俯冲滑翔，迎接
高原的隆升

雪山和冰川，为巅峰拟出修辞
森林和草原，把辽阔重新定义

虔诚的膜拜紧贴地平线飞翔
坚定的信念校正仰望的方向

岂敢止步啊解冻的江河，明眸般的
湖泊，闪过道道鞭影，清激和深邃
布下隐秘的线索

迟疑的足尖缠绕着敬畏。一定有
看不见的事物先于人类抵达

第三极。从分明到模糊到凝滞
昼与夜，盛入一只巨大的旋转的
容器；从东到西，从北到南
冰和雪，划出一片圣洁的疆域

日月的双桨，划动弯曲的视线
但是谁，能在背面发现其踪迹
我们的头颅和愿望向着高处进发
所谓的站立却保持着倒置的姿势

一尾化石鱼沉睡在岩石中
迷失于时间和空间
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
凝固遗迹，那么你
注定被一星记忆构思为证据

你呀，曾经的波涛里的高音
当海浪合唱困远赴他乡
当空缺的席位见证契约
你在幽暗中捕获梦境
你在梦境中超度死亡

苍茫绵延着苍茫，寂静绵延着寂静

细节和温度，在一缕若有若无的
格桑梅朵的芳香里摇曳；在一只
喜马拉雅旱獭的伫望里奔跑

一朵雪花的呢喃，赋予高原的子宫
以胎音，以最新鲜的内容
江河的源头，开始滔滔汨汨

游动的脐带忽隐忽现，连着凛冽
连着缺氧，连着疼痛，连着晕眩
连着高和远，连着一首诗

阳光穿过幽深的岁月，穿过
乌云的穹顶，与渴盼的目光
对接重生的激情

从入海口到江之源，我丢下
对海洋的向往，逆水而返
为一尾化石鱼喊魂

味蕾退后，海水很咸江水微甜
理智靠后，巨浪的景观瞬间凹陷

快呀，潜入这浩瀚的固体的海洋
我是醒来的化石鱼梦游于天堂

眺望全是台阶，回首不见来路

天梯倒悬，带领影子攀登
当肉身消逝，忠实的仆从啊
你将遁迹何处

弹拨命运的琴弦，我点燃
一朵流花的微笑，指挥
一条大江的吟唱

血液是另一条大江，从心脏出发
又返回心脏。拯救虚无

狂热的心跳让我获得加速度

白云簇拥，扑进江之源畅饮
大江掉头，献出最初的乳汁

带着寺庙跋涉的人，从困顿中
解放出蒙尘的心灵，浸泡于
越来越透明的宁静

梦想越狱。我与这个喧嚣的时代
偶然相遇；我从一个现场
转移到另一个现场

忘却边缘和中心。我是高原的
注脚和旁白；高原回荡着永恒的梵音

飘舞的经幡和流浪的风儿
念诵着六字真言

冻土上的足迹，写下一行行
深深浅浅的祈祷词

握住呼吸，把脉搏的律动
加入梵咒；闭目肃立
用轻柔的方式做出请求

走近真实，不是我抵达了
雪域净地；而是神灵的巨手
把我不断地向上托举

群峰勃动春情。树木们争先恐后
涌向一座座山冈
争抢白云的头巾

河谷中埋头吃草的马匹
抖动浑圆油亮的臀部，伺机偷袭的
蚊蝇，尝到马尾的重击

马背上的英雄传说，在幻想中驰骋
佩饰叮当的背水姑娘
腰肢丰腴，乳香四溢

空气中
燃烧着种子对土地的渴意

河流放慢了脚步
村庄端坐于十月
雪山悄然，在天际围成栅栏

邮差不再翻看今年的日历
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风
把我当成忘记搬走的邮筒
塞满去向不明的孤寂

牦牛反刍着心事。秋天的草籽
寄存于牛粪里，为赶路的春天
埋下伏笔

大雪铺天盖地，裹不住
季节的体温；一丛雪菊
绽放在
通往来生的

小路旁

谁把疼痛深埋？在牛羊的
啃噬中，雪水淌泪
纠结的草根
藏着一颗
卑微的、坚韧的、辽远的心

天空越退越蓝，高原奔向云端
我向高原的腹心走去
尾随而来的日子
打探着远方的消息

草原辽阔，我是天际的一抹曙色
雪山庄严，我是起伏的山脊线
大河湍急，我隐藏在盛放的浪里
清风缠绵，我翕动着无形的嘴唇

谁在喃喃低语：“高原屹立在那里
那个去高原的人，再没有回来”

沧海桑田。如果大江

成为秘密的通道；如果人类
水陆两栖；如果化石鱼
游进现实；如果时间

在我心中隆升。第三极众神聚居
欢乐驱散恐惧，死亡成为仪式
呼吸把梦想诞生，梦想

为呼吸加力。为了收获
我把自己当成青稞
交给高原，一茬茬种植

一盏昏黄的酥油灯，摇曳着
夜晚的心房

一支送葬的队伍，赶在黎明
到来之前，把往生的灵魂
托付给苍鹭的翅膀

我绕过一座玛尼堆
求得一次证悟，转动一道轮回

一条长路随着晓风飘远
晨曦把祝福带给我，带给我
我爱和我爱我的人

现在，预言响彻寰宇，吟咏
让位聆听。永续不断的联系
连着我 and 第三极

现在，高原镌刻在我的额头
我的额头，抵着天空的窗棂

额头上的高原啊，夕阳是你
不肯闭合的眼睛；天空的窗棂啊
像来去无碍的明镜涌现万风景

红尘滚滚，我用离去召唤回归
华发作冠，提炼出生命的白银

在贡嘎的金山上

高丽明

冰川下

远山迷蒙，炊烟孤单
史前出走的两只熊猫
带着一把开启时光隧道的钥匙
敲开小木屋紧闭的柴门

雪花依次旋转指尖的经筒
一堆有灵气的石头，握住行人
温暖的双手，举杯祝福前程
挂在时光深处的那轮月色
跃上飞奔的马背，一声声
催赶着青稞，回家定亲

水稻来稻城看看又走了
康定的情歌响起就未曾停下
顺着巴楚河清澈的流向
霞光快步跑向篝火遗忘之地
爱情灌醉了满山的枫叶
羊羔捧着妈妈的乳房撒娇
沉睡在你甜蜜的记忆深处
让美梦就这样雕塑般永远站立

与一朵云建立深沉纯洁的友谊
为两朵松茸插上飞腾的翅膀
擦干眼泪的虫草，等待冬天
雪花来为它披上出嫁的盛装
山风用锋利切割着黄昏的忧愁
安放在四季的车轮，懂得感恩

此生注定与雪域冰川作伴
拜耗牛为师，脚印留在草原
我理解的生命之源，从高原
缓缓沉降，滋润干涸的心田

日照金山

是谁，渡下了这漫天花海
让山峦，在七种颜色中浮沉
远看似一叶小舟驶过波谷
近瞧是游龙一条，空中翻腾

沿着莽莽苍苍的小路攀上山顶
那里有一颗明珠大放异彩
它是昨晚喝醉酒的天神
凡尘间来寻找丢失的仙女

在磨西河，遇到了几个菩萨
他们要去狮子崖，值守哨位
与我这个凡夫俗子，拉起家常
大峡谷的故事，原来这么迷人

先来试一试，手中这张弓箭
看看能否射穿挡路的险峰
再乘上溜索，跨越滔滔江波
贡嘎神山前，抚一曲剑胆琴心

把最好的宣纸铺在冰川山脚
用清风雪水，写意平凡人生
进千年古刹向格萨尔致敬
羌笛声声，吹奏——人间梵音

四季不败的花朵

在我的心中，一直有
满山花朵，永远盛开着
她开在春天，三月的木格措
千年冰川在齐声吟咏五言
她开在夏季，草原披着斗篷
细雨敲打云雾缭绕的盛景

迷醉在海螺沟的每一步路
都深藏着一份满足和喜悦
佛光照耀，阳光流淌的早晨
晨钟暮鼓期望中扬起手臂
秋天是她的兄弟姊妹
微风吹来青稞四溢的金黄

我们都在观看同一个频道
说同一种语言，听同一首歌
峰谷开四季不败的花朵
蓝天下，一群雪花展开双翼
向山外发出最诚挚、温暖邀请

真想把这里所有的山峰
都移栽到我家老屋前方
每天霞光升起，从它面前经过
就能够见到，坐禅的金刚
在峰峦之巅，手持拂尘
把人间寒暑，轻轻扫除